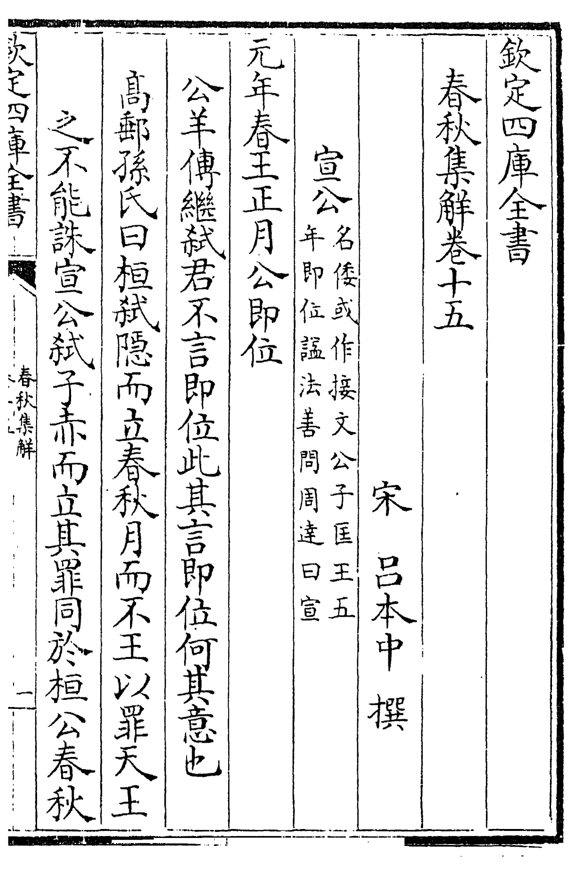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五

宋 呂本中 撰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子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高郵孫氏曰桓弒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宣公弒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

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一十八年之間書王者四始終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猶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

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大小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大小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絶而自明也

武夷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氏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范氏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

武夷胡氏傳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徑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於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納婦而

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武夷胡氏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

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杜氏注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何氏注是是衛

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唯罪輕於專殺耳

武夷胡氏傳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賍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會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

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百爲無父無君之徒矣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爲惡者孤矣

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逆女於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已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武夷胡氏傳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於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争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

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杜氏注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伊川先生解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

彼强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武夷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

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盖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孫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唯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與擇至於弑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

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秋郳公作郳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遂繼事也

武夷胡氏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

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公作棐林伐鄭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

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

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

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

揚晉人乃還

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泰山孫氏曰此晉趙盾帥師救陳致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于棐林伐鄭也經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

晉師于棐林伐鄭者不與趙盾致四國之君也

武夷胡氏傳鄭在王畿之内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襃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型紊矣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

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説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

之杜氏注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武夷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

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謬已甚比諸伐楚

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

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

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

姓自登史策弒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

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武夷胡氏傳宋人弑君既列于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盖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

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吕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武夷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将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将尊

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敗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懵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

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
由來者漸矣
襄陵許氏曰自襄至悼六伐晉獨此稱師則靈之季
不競甚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
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

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於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

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唯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公作獋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遂遠而君被殺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竟即無罪也

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為大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數矣族人弑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於朝然則弑君者誰歟盾也若盾者蓋陰弑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有執政之久其賢聞於國人而靈公無道滋欲殺之出奔未遠而其族人乘國人之不悅而弑之盾反討賊猶未免也況不討乎春秋弑君多矣不必其身弑之他人弑之而已受其福者

孔子皆以弑賊誅之不論其同謀不同謀也弑隱公者公子翬也桓公被弑君之罪弑子赤者公子遂也而宣公受弑君之名必待其親弑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實也

武夷胡氏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

革其義云何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無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

至於禽獸也幾希

襄陵許氏曰討賊發於忠憤嘗藥生於孝愛如擊其首而手應如徒跣疾馳而目視夷險有不待思焉而得勉焉而至者矣盾不討賊止不嘗藥此其不遂於理非其智之罪也所以誠其心於忠孝者有不至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公羊傳何休注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

武夷胡氏傳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

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

武夷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作賁渾之公穀無之字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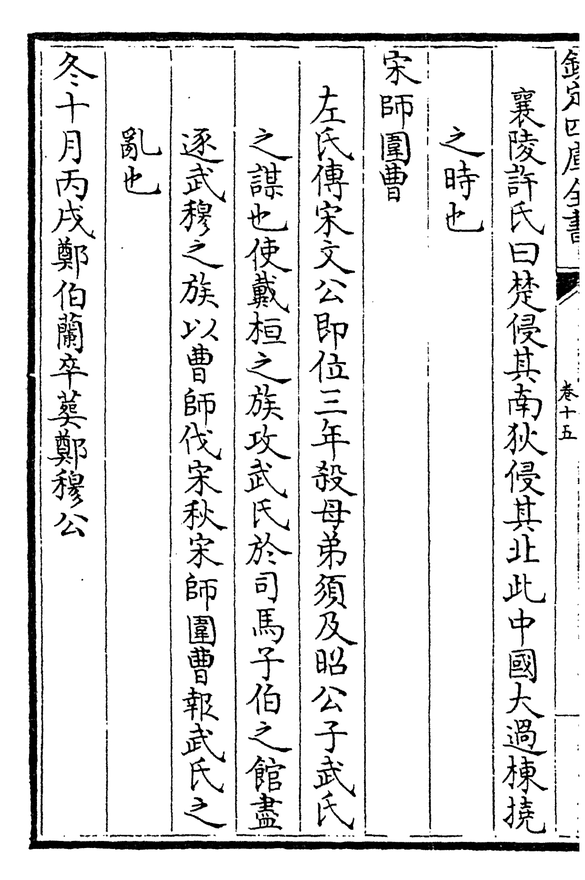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兵於周疆問毘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左氏傳冬鄭穆公卒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氏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劉氏傳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

莒及鄭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及郯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武夷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

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條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杜氏注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

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此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武夷胡氏傳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

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茍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武夷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

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𡚁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

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公穀有字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稱之也范氏注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

陸氏纂例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公羊穀梁皆云同

母娣妹非也據稱子直為時君之子以別先君之子耳或云若是文公女不應有兩叔姬案伯仲之外餘稱叔故管叔蔡叔等即其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来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别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畀朝廷慢宗

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榦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畀畀[illegible]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

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

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武夷胡氏傳案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

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及於巳有缺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襄陵許氏曰外志侵伐從兵書卿始於宣六年會討

書卿始於襄元年從兵書卿師師始於襄十年然終春秋世三國而止未有書卿帥師侵曰伐者猶戢之也說者以侵陳之役不書帥師委曲生意誤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公作螺

武夷胡氏傳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莱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

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改助法而税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来盟者前定也

武夷胡氏傳来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武夷胡氏傳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陵弱是以為此舉也

大旱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左氏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

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杜氏注黄父即黒壤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武夷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黒壤是也晉侯之立

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巳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

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劉氏傳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武夷胡氏傳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

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劉氏傳大夫卒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何譏爾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

武夷胡氏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俾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杜氏注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内舞去籥惡其聲聞

武夷胡氏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賔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

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令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

杜氏注宣公母也

武夷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於大廟秦人歸禭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於大廟援例以立則從

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

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

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

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

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

於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穀作鄝

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彊之及滑

汭盟吳越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

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

者是時楚人强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

為中國憂而民有蕩析離居之患矣經斯世者當

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襄陵許氏曰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於莊王遂強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簒弒之禍内皆未安故楚乘弱横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水血色圍宋九月

析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

武夷胡氏傳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於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

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於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

又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

氏歸於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
秉彝不可滅也傳說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
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
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
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
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
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
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懐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刹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

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襄陵許氏曰子惡之弑謀自敬嬴故春秋因其雨不克葬而著咎徵焉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

城平陽

杜氏注今泰山有平陽縣

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武夷胡氏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

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狄比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强而虐輕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左氏傳言易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劉氏傳根牟者何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秋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氏傳討不睦也杜氏注謀齊也陳侯不會杜氏注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陸氏纂例案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武夷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

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

武夷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草

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

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日矣

武夷胡氏傳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

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

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

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案公羊傳君將不言師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師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

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公榖作泄冶）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

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而獨無襃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媿夫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

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禄

如叔肸善矣

襄陵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亡之本也

春秋集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集解卷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春秋集解卷十六

宋 呂本中 撰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伊川先生解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

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遜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遜巽卑屈事己

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强

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

蘇氏曰公如齊奔喪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

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武夷胡氏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

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公六月宋師伐滕

武夷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得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武夷胡氏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襄陵許氏曰晉自靈公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是以屢書其侵伐譏德政之不施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氏傳秋劉康公來報聘杜氏注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武夷胡氏傳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公作邾婁取繹公作蘱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武夷胡氏傳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

武子來報聘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

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

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

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悅

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

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
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餞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
之師伐鄭
武夷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
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若曰國君自將

恃强歷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力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杜氏注辰陵陳地頴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武夷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荆蠻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

無父無父與君即法紀等于土苴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於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小國亦惟能庇我者是賴之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

且務窮兵於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

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杜氏注欑函狄地

武夷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外域會同分類也書會

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内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

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冝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於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恃齊與晉而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為霸者事此反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公作
寧儀行父于陳

左氏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
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
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

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伊川先生觧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强之也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子之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纎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

矣案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

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

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
矣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
淫於朝誅逐諫臣使其君見弑葢致亂之臣也肆
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
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
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
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
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

奈何豬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呂氏曰稱楚人殺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入陳所為之罪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之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武夷胡氏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之詞也

楚子圍鄭

左氏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

盟于辰陵又徼事於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武夷胡氏傳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路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

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若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

曰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杜氏注單車挑戰又似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
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
軍不敗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
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
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

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

於邲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杜氏注邲鄭地

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

志乎此戰也云爾

武夷胡氏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

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於邲而

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能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宋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師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荀

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杜氏注蕭宋附庸國

武夷胡氏傳做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

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於邲莫與抗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

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氏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杜氏注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伊川先生解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

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昧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强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

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兹盟約所任信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杜氏注背清丘之盟

武夷胡氏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

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逺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作衛
左氏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以其救蕭也

武夷胡氏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討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螽公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氏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

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武夷胡氏傳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
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
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
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
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
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
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

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杜氏注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武夷胡氏傳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案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午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夏晉侯伐鄭爲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傳爲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

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
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
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
子圍宋
泰山孫氏曰楚之困宋也數矣案僖二十一年宋公

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今又圍之楚之困宋也可謂數矣

武夷胡氏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成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武夷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

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臣聱𦈢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乃止

武夷胡氏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

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時治亂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震及魯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

也

武夷胡氏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

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襃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乎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杜氏注潞赤狄之别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矣若自致滅亡之道則有異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

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絶也隨而歸者名之言其位必絶矣

武夷胡氏傳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子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然則攘外裔安諸夏非邪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

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討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

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名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名氏毛氏爭政得王子捷殺名戴公及毛伯衛杜氏注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名襄

穀梁傳矯王命以殺之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

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杜氏注王札子王子札也

泰山孫氏曰王札子文誤倒爾

襄陵許氏曰柘跋魏世高歡賭張彝之變而生亂心馬𤫊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武夷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襄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年

杜氏注無婁杞邑

武夷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畆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

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以公之取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杜氏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

陸氏纂例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

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懼之

冬蝝生

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謹志之耳

武夷胡氏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武夷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敢其本府庫竭矣倉廪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之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敢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
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且為大傅
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别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
其餘黨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
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
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

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穀本作謝公穀作災

左氏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

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

屋歇前

劉氏傳成周者何天子之東都也宣榭者何宣宫之

榭也宣宫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徳

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

興

武夷胡氏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案

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内史

冊命郱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

武夷胡氏傳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内女出書之

冊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

之道苦滛僻之罪多矣彼相棄背喪其配偶詆詩

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

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

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吕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謹書之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也宣公弑君之賊即位一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者二又皆在於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武夷胡氏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

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絶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公作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杜氏注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

執南郭偃於溫

伊川先生解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杜氏注斷道者晉地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

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

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

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

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疑其

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以見

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宣公弒立肸惡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叔肸卒所以重宣公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

者季友仲遂在内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踆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强為質於晉晉師還

武夷胡氏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

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公作邾婁人戕鄫穀作繒下同子于鄫

左氏傳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

曰戕

范氏注于鄫惡其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穀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何氏注旅即莊王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裔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外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解在下文公孫還

武夷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强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案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者也然則公室可不

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
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
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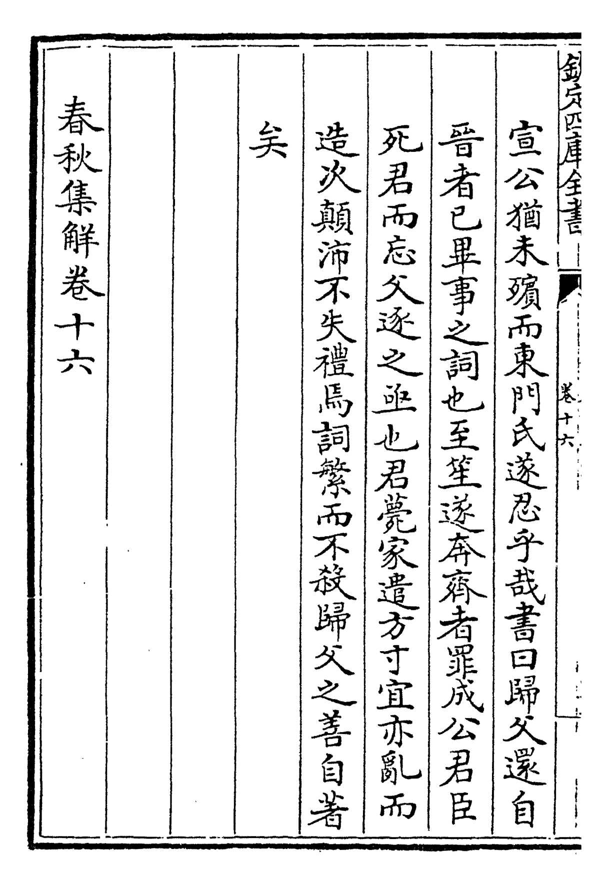
歸父還自晉至笙（公穀作檉）遂奔齊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杜氏注子家歸父字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繼辭也

武夷胡氏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



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遂之亟也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詞縈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

春秋集解卷十六